

日本石丸藤太 著
吳世漢邢必信 譯

蔣
介
石
評
傳

經世半月刊社出版
正中書局發行

日本石丸藤太 著
吳世漢邢必信 譯

蔣 介 石 評 傳

經世半月刊社出版
正中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月初版

蔣介石評傳

定價 每冊：普及本六角 精印本壹元

著者 石丸 藤太

翻譯者 吳世必 漢信

校閱者 王楊 文兆 龍山

出版者 經世半月刊社

印刷者 文心印刷社

南京 八條巷十四號
電話 三二六五九

發行所 正中書局及各省分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蔣介石評傳

蔣 委 員 長 玉 照



王序

我們從去年九月十四日多田司令的「宣言」裏，可知道日本軍部充滿着打倒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空氣。他們認爲如欲打倒國民黨或國民政府，必先打倒蔣介石先生。日本軍部此種心理，無非想使中國失去國家權力之中心與人民信仰之對象，重演紛擾，以便趁火打劫，屈服中國。甚至著名的日本外交時報，亦以袁世凱與蔣先生相提並論。這種錯誤觀念，實爲遠東和平的障礙。所幸近數月來，日本人士對於中國及其領袖人物，逐漸有清楚的認識了。例如宇垣一成在本年一月一日東京日日新聞上撰述中國的蔣介石一文，說：「蔣介石先生是可敬佩的人物……當羣雄割據之際，他且暮不停的在中國南北奔走，真是難中又難的事，無論中國怎樣脫出軌道，可是十年中間，他已把統一的形式制定起來……試展閱歷史，中國統一局面的造成，總得數十乃至數百年。可是他卻祇須幾分手腕，於短時間內完成理想中的偉業，真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宮崎龍介在蔣介石論一

文中亦說：『蔣氏生平不坐而言，而起而行，行後再加以解釋。每當確定方針之前，他總以精明果斷之才，爲萬全的準備。這便是他成爲實際政治家的特徵，及負有常勝將軍之名的原因』。又曰：『蔣氏的銳利的目光，精幹的軀體，都予人以非凡的印象。若是中國沒有複雜的國際關係，他早就會把中國統一了。』最近，日本雜誌復提出『現代世界上的十大政治家是誰』的問題，徵求答案。在十一個答案中間，有九位列舉『中國的蔣介石』。這九位都是知名之士，如貴族院議員德富豬一郎，法學博士高田早苗，政治學博士五來欣造，法律博士松波仁一郎，法學博士米田實，法學博士龍川新，經濟學博士服部文四郎，東京日日新聞政治部長岸井壽郎，及評論家石濱知行等。就各人的答案看來，蔣先生的名次平均總在第三四名左右，而石濱知行且把他列作現代世界上的第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以上所述，尚僅係日本人士在報章雜誌上零星發表的言論。至於比較詳細而有系統的專著，要算石丸藤太最近出版的蔣介石評傳。我們從這本書裏，的確可以見到日本有識之士對於中國領袖人

物的新評價。他們似已認清蔣先生的偉大，以及蔣先生領導下的政府與人民乎確與前不同。著者曾任日本海軍少校，乃日本著名之軍事政論家，近幾年以來，所著時論頗多，例如戰雲彌漫的太平洋，（新光社版）日英必戰論（春秋社版）第二次世界大戰（春秋社版）等皆是。他的論調，比日本的陸軍軍人富於國際眼光。他不肯隨聲附和日本軍部對蔣先生肆無忌憚的批評，而能以客觀的態度分析事實，這可說是他的特點。著者在序言裏說：『蔣介石是偉大啊！在他那種難處的環境之下，尚且能把左右的外國壓迫打開，并將一般認爲不可能的中國統一，在大體上也算被他實現了。這在傍觀者看來，如何能不佩服呢？所以西安事變斷不能倒翻他。他仍然是中國的救星，崇拜的對象啊！』又說：『我們如欲重新認識中國，則非特要知道領導者蔣介石的個人，同時對於他所領導的中國，在這幾年與日本的關係，也應該有回顧必要。』從這種見地來撰述蔣先生的評傳，自不會被先入之見所蒙蔽。要研究蔣先生的爲人，就不能不論及新興的中國，要研究新興的中國，亦不能不論及蔣先生。蔣先生的生平與新興中國的歷史，實具有不可分的關係。本書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及第

九等五章敘述蔣先生的個人生活，其餘各章記載蔣先生參加革命的經過，及其近年來努力復興中國的成績。著者的態度，大體上可說是客觀的，不過有很多地方（特別是關於中日外交問題方面的）他的言論仍不免爲愛國思想所支配。例如關於濟南事件的責任，幾乎完全推在中國人肩卜，而對於田中內閣的專斷與野心，却反表示同情。濟南事件以後，日本復有『維持東三省治安的宣言』，這個宣言無疑是暴露出田中內閣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預爲掠奪東三省的張本，嗣後張作霖於回藩途中，田中果然下了毒手。關於這件事，著者亦却輕描淡寫的說：『忽然炸彈爆發，列車顛覆，張氏等都同歸於盡』。中國民衆願與日本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企圖和平；中國政府亦決意在保全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與平等互惠的原則下，希望與日本攜手，以冀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的兩國得以共存共榮。這種顯明的立場，凡有識之士均不能否認。著者對此却說：『現在謀「滿洲國」健全的發展，與日滿兩國的不可分離的關係，既是日本的國策，那麼無論中國怎樣拿親善來作交換條件，日本也決不會輕易地把滿洲放棄罷！』日本如果不放棄滿洲，或不準備以合理的方法，及坦白的態

度來解決東北問題，那麼中日兩國間永久的和平又豈能實現？我們誠然希望和平，但我們的和平政策却須以恢復及保全領土主權之完整爲基本條件。在中國未恢復領土主權完整以前，一切枝節的談判與交涉，至多不過作到暫時相安，斷不能語於久遠之計。即就日本立場而言，數年來英日，美日，俄日間衝突之原素，亦無一不因日本佔領東北而起。蓋日本既有侵略中國及獨霸亞洲之雄圖，則英美蘇聯等國自不能不有所戒備。於是日本國際環境便因之惡化。現在日本一面須與世界大陸軍國之蘇俄對抗於陸地，一面復須與世界大海軍國之英美競爭於海上，國內則橫征暴斂，儘量擴張軍備，表面上雖標榜榮譽的孤立，而衷心仍不能免於恐懼。從我們看來，與其如此，何不釜底抽薪，根本放棄侵略政策，與中國攜手，共同創造遠東和平，以自拔於國際嫉妒與疑懼之境地？著者不從遠處大處着眼，而斤斤於維繫『滿洲偽國』，殊可惋惜！我們很希望著者能本着他的客觀態度，於本書再版時，將前述各點，加以更正，庶幾可稱完璧。

我們想：日本一般人士讀了此書之後，一定會對中國及其領袖人物發生新的認識。換言之，即

對於日本人士所謂『改善對華觀念』一層，定有若干供獻。但同時，本書所給予日本軍人的警勵，亦必非常深刻。他們或許要覺得這個中國睡獅既已夢醒，將來難保不會咆哮？他們或許會因此更認識蔣先生領導下的政府具有巨大的力量，從而更加處心積慮的企圖打倒這種新興的力量。日本軍人從前說過，『昭和時代之青年，今既跨駿馬，以雄偉之英姿，向大陸一角之滿洲進發矣。雖欲止之，不可得也。』近幾天來日本軍人對於佐藤外相在貴族院所發表的對華外交演說，亦相率表示反感。凡此種種，都可以證明日本軍人自爲一種特殊階級，把持國政。進步的輿論，實不易抑制彼輩之橫暴與跋扈。而本書之刊發，其適足以反激日本軍人之野心者，亦未可逆料。

著者在本書結語中說：『蔣介石氏實在是偉大！他不但是東洋的偉人，而且是世界的偉人啊！』此種判斷出諸鄰邦人士之口，我們自然表示欣幸。蔣先生自北伐以來，方將十年。他以十年繼續不斷的艱苦奮鬥，將分崩離析已有二十餘年的國家，置於統一的境地，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著者以鄰邦人士的資格，尚且如此熱烈的崇拜蔣先生，則本國民衆對於蔣先生的愛戴，自

更非可言喻。將先生堅苦卓絕，任勞任怨，鞠躬盡瘁，爲國爲民，他真是一位不世出的領袖，中華民族的英雄。但我們愛戴蔣先生却不應僅止於言論，言論並不能增損他的偉大。我們愛戴蔣先生最好的方法，當莫過於效法他的精神，闡發他的思想：擁護他的主張，追步他的後塵，全國一致，致力於國家復興之業。我們希望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能以蔣先生爲模範，事無大小，都能表現蔣先生所表現的精神。全國軍民如能有蔣先生的精神，各個擔負應當擔負的責任，則國家前途，庶不致再演歷史上『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悲劇。我們更應當幫助蔣先生披荆斬棘，克服軍事上，外交上，政治上及經濟上的種種困難，以冀臻於自强不息的境界。這才是愛戴蔣先生最好的方法，同時亦是國人閱讀本書後應有的感奮。

本書由經世半月刊社吳世漢邢必信兩君合譯。他們利用公餘閒暇，謹慎將事，故譯文流暢馴雅，而又不失原作所特有的氣韻。作傳記本非易事，作當代偉人傳記更難。本書著者以鄰邦人士的地位，見聞材料，均極有限，關於蔣先生的生平事蹟，自未能盡知底蘊，其間傳聞失實之處，因亦

難免。例如（一）原書第十二頁稱奉化之隣縣爲「臨海」，實係甯海之誤；（二）原書第十三頁稱蔣先生幼名「端泰」，實係「周泰」二字之誤，蓋甯波風俗，素有譜名及小名之分，周泰是蔣先生的譜名，小名爲瑞元，是他的祖父給他起的；（三）原書第三十頁以下所云「鳳農學堂」，應改爲「鳳麓學堂」，鳳麓學堂是中學，蔣先生進該校時已年屆十七，適當遜清光緒二十九年；（四）原書第三十四頁以下與王正廷城壁之盟一節，全非事實；（五）原書第三十九頁稱蔣先生入保定軍官學校時爲十八歲，其實此時蔣先生已經二十歲了。（六）原書第五十五頁「買賣證券致富」，及第五十八頁向總理貢獻軍資一百萬元等事，亦與事實不甚相符；（七）原書第六十二頁敘述總理由總統府出險事，謂係由於蔣先生的策劃，其實叛軍圍攻總統府時，蔣先生尚未到粵，直到後來才隨護於兵艦。（八）原書第一四二頁關於蔣先生在政府內部的勢力的敘述，頗多揣測之辭，殊欠翔實；（九）原書關於西安事變的經過，亦好多與當時的事實不符，如蔣先生事變以前原即駐節華清池，並非先赴西安；蔣先生被劫持後係住在綏靖公署之西城大樓，後復移居高培五宅，並未住過

楊虎城私邸等等。

上述數項，都是隨便列舉的幾點，此外事實方面，言論方面的瑕疵，當復不少。譯者不及一一校正。姑就原文照譯，以存其真。此書祇可視為鄰邦人士對於蔣先生生平事蹟之觀察，而不當視為可靠之傳記。目前最可靠的傳記，當推毛思成君所編的蔣先生年譜（截至四十歲為止）。至於西安事變，則蔣先生親著的西安半月記自為最珍貴的信史。此外本書所述中日間種種事件，著者多根據日人片面的理論，譯者為存真起見，亦多未加修正尚希讀者隨時注意。本書出版得王捷三，楊兆龍及黃瀛等諸君之幫助不少，誌此代申謝忱。

王文山

二十六年三月十日

蔣介石評傳序

著者序

蔣介石氏は偉大啊！

這幾年來我的結論是如此。

但是關於他比較正確的傳記，現在日本還沒有這麼一本，縱然有之，亦不過是片斷的，或不正確的一類東西。因此我纔決心要寫一本他的傳記，竭力的收集在中日兩國與他有關係的材料。

恰巧，正在這個時候，中日交涉的事件發生，春秋社主人神田豐穗總是催促我寫他的傳記。後來等我寫到全書的三分之二的時候，那時西安事變又發生了。

這樣一來，果然全世界的耳目，都集中在蔣氏一人的身上，同時中國對他的聲望，也更加高起來了。

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兩天，我正在寫蔣介石評傳的時候，政府的某高級官，忽然笑着拍我的肩膀

說：

『在這個時候，讚揚蔣介石，莫非你被南京政府收買了麼？』

蔣氏竟被日本人誤解到這種地步。

『蔣介石可惡！他的親日，完全是假的呀！』

對於普通這般觀察，我倒並不反對。不過，我覺得對於寫那篇「敵乎？友乎？」的著者徐道鄰氏所說的「日本外交時報用同一的標準，以蔣介石來比較袁世凱及李鴻章，這乃是他們不知道時代的變遷。日本人常說認識不足，這怎不是認識不足之一呢？」這種話，也應該玩味一下罷？

我自然不能因此作筆。如果我們真正要爲中日兩國親善着想，決不應該這樣始終的譴責蔣氏一人，而應該對於中華民國的國民，鼓勵他們努力上進。並且也祇有這樣纔能够表示出日本大國民的襟度，以及裨益於東洋的和平。

照這樣看來，這時讓我們脫離一切的誤解與過去的關係，不致受感情的支配，以客觀的態度，